

■巴山风物 ■渝水乡愁

致敬 劳动者的手

留着疤痕的手，皴裂之中满是老茧的手，粗糙的、关节微微隆起的手，灵巧的、拿着绣花针的手……

这是一双双劳动者的手。

它们的主人，是建筑工地上的建设者，是老街上古老技艺的传承者，是社区带领大家致富的工作者，是拿着绣花针的手工艺者……

正是在这样一双双劳动者的手中，一幢幢

高楼平地而起，一个个“菜篮子”越做越大，一件件工艺品完美诞生。

他们，用双手成就梦想，创造美好生活，奏响了一曲曲劳动者之歌。

他们，是平凡人；他们，也是英雄。



一道旧疤

欣之助

4月的一天上午，太阳明晃晃的，晒得人有些睁不开眼睛。两江大道龙脑山公交站附近，重庆龙兴足球场项目工地已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场景。

湛蓝的天空下，一座巨大的银白色椭圆形体育场已初步成形。它的周围，几十米高的履带吊来回摆动，运送着建筑材料；远远望去，半空中的外幕墙顶上，还有高空作业工人忙碌的身影……新闻里说，这座可供6万人同时观赛的重庆最大的专业足球场，将在2023年亚洲杯期间正式亮相。

工地门口，一位身材高大的汉子笑着向我挥手。面庞饱满、笑容朴实、举止沉稳，他是中建八局西南公司重庆龙兴足球场项目经理胡青云，也是我此行想要造访的人。

我们穿过便道去活动板房搭建的办公区。一墙之隔，就是施工区了，那里背景宏大高远，建设中的场馆衬着蓝天，美得震撼而富有现代感。

“我们正在做外幕墙施工，就是给足球场‘穿外衣’。再过几天道工序就能结束，距离交付又近了一步。”他的话不多。简单几句，透着自信和欢喜。

龙兴足球场是胡青云履新项目经理后的处女作。2020年4月，项目团队成立，不满37岁的他在中建八局西南公司工程部业务经理的任上接到调令，第一次来重庆，成了团队的“总指挥”。

“最多的时候，这个工地同时有近两千名建设者，现在进入后期，每天也有900多人。”工作头绪多，但他从未胆怯过。“八局有‘传帮带’的传统，大家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。我自己也如此，10年前刚到八局时，干的是最基础的测量员，一点一点进步，奋斗到今天。”

手上的那道旧疤，正是胡青云奋斗之路的见证。

“您在电话里说要写我的手，我寻思这有什么写头呢？想来想去，这道伤疤可能还有些故事，它是我跟着师傅干测量放线的时候留下的，十几年了，姑且说给您听听吧。”他忽然变得腼腆，笑得有些赧然。

我们在他的办公室相对而坐，他伸出双手给我看。这是一双厚实的大手，看不出太多的沧桑，但在左手小拇指靠近手掌的侧端，一道纽扣大小的疤痕却十分明显，它与周围皮肤的色差似乎很难抹去，尽管已经愈合多年。

伤疤的故事要说起更早的时候。

那时，胡青云还没进入中建八局。他从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不久，在广东一家地产公司做事，“那之前我在工地有份闲职，薪水不错，但我想学真本事，于是辞职以后以实习身份进了新公司，遇到了领我入行的师傅。”

师傅是四川南充人，木工出身，“他教我的东西，就是工地上的测量放线。这项工作很基础，却很关键。我们需要在混凝土浇筑终凝前，架子工运送材料进场前抓紧完成。而这段时

间，有时候是凌晨两点到早上六点。”胡青云记得，那年冬天他基本没睡过好觉，“凌晨两点，是一定会被师傅拖着上工地的。没睡够咋办？咬牙坚持吧。只有我们提前把地上的墨线位置弹好，后续工序才能推进，日复一日，都是如此。节奏快，强度大，也枯燥，但又丝毫不能懈怠。”

放线时，测量员的手会长时间跟粗砺的混凝土摩擦。“有一次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右手就擦破了，任务紧迫，管不了的，找个手帕包住，继续蹭着地上的一滩泥水赶工。几天后，伤口感染，竟烂了个大窟窿。这时师傅也急了，赶紧找人换下我，催我就医。医生用双氧水为我清洗烂肉时鲜血直流，哎！那时人年轻，也不在乎。休息了二十来天，总算痊愈。”

为什么会这么拼？胡青云看了看那道疤，想了想，说：“一方面是尊师重道，跟着师傅我想让自己做到最好；另一方面也是工作态度，我觉得那时就像前线战士，自我要求就是轻伤不能下火线。哈哈，伤疤，也是男子汉的勋章嘛。”

胡青云说，起初他对师傅三更半夜叫醒上工地还有些抱怨，有一件小事让他忽然成熟了，“有一天上班师傅给我带了早餐，是师娘在家做的馒头豆浆。我很不好意思，他教我技术，还给我带饭！我一下就惭愧了，从此我定了闹钟自己起床，再也不用师傅半夜来喊了。”

“师傅教我技术，更教我思考。他文化程度不高，没学过三角函数，完全靠自己钻研，他能比我还快地用三角函数倒推角度。他让我看到，这个世界上可能真的没有什么绝对的困难，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去思考、钻研。比如建筑项目管理，更不是完全冷冰冰的钢筋混凝土的事，更多的是态度：你看到了什么？思考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”

2010年，胡青云离开广东，进入中建八局西南公司北京分公司，从基层一名主管工长兼测量工程师做起，凭着刻苦较真的劲儿，他很快得到提升。2013年9月担任中国移动项目施工技术主管，既协调现场生产，又开展技术工作，该项目最终斩获“鲁班奖”。如今，他作为龙兴足球场项目经理，独立带队施工建造大型项目，又开始了新的一段奋斗征程。

“从当年跟师傅干，到进入八局打拼，每个人生阶段，我都很幸运，身边不断有人推你、拉你、帮你。现在我自己也当师傅了，每年都会带一两个应届毕业生。他们总让我想起多年前的自己。”胡青云说，“社会上有种‘躺平’的声音，但我这些90后、00后的徒弟，都很有吃苦精神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中建八局西南公司‘拓新、笃行、卓越、共赢’的理念一直在激励着我们前行。我总是告诉他们，在我们建筑行业，平凡人也是英雄，不要浮躁，一步步地踏实走好，你的未来就会成功。”

泥土与蔬菜交织的气息，在我与潼南双坝社区书记朱席武握手的瞬间，弥漫开来。

粗糙、手指粗短，厚厚的茧子以及微微隆起的骨关节——这双手，已和菜地打了几十年交道并将继续下去。而正是这双手，为朱席武捧回一枚枚沉甸甸的奖牌：全国劳动模范、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、重庆市劳动模范、重庆市“富民兴渝贡献奖”……

这是一双带动村民种菜致富的手。从2001年卸下乡长之职挑上支书担子，到2017年双坝撤村设立社区，朱席武一直带领着村民，扭倒蔬菜“费”。

双坝地势平坦，土里俨然调了油，油润、肥沃、松软。不种菜，不把菜种出个名堂来，朱席武觉得，就对不起脚下这片土地。

朱席武本人就是蔬菜种植大户，承包300亩土地种西芹，率先富了起来。可大家富才是真的富，带领村民走上富裕之路，是身为一村“掌门”的应尽之责。

你怎么干，大家都看着呢，你干好了，才有底气带大家一起干。没说的，朱席武俯下身子，开会传授经验并介绍村民外出包地种菜；挥动膀子，带领村民学种大棚蔬菜。

要把蔬菜做成产业，创新意识不可或缺，从买回第一杆地磅秤到建起第一个冻库，第一个制冰库，第一个冷链物流基地……朱席武把双坝人未曾见识过的新玩意引入双坝。

爱拼才会赢，双坝成为“潼南第一村”，60%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上，300多户达到百万元以上。是朱席武带动双坝人，用双手从蔬菜地里一点一点刨出钱来，让腰包一天一天鼓了起来。

这是一双做大做强“菜篮子”的手。2003年，在朱席武的积极争取下，双坝承担了农业部无公害蔬菜丰收计划项目并取得成功，从而成为“全国无公害蔬菜示范基地”，鲜菜销售占重庆市场40%，成都市场20%。

双坝蔬菜不只是成渝地区的“菜篮子”，还是北方地区冬季三个月的“菜篮子”。北方有三个月无鲜菜，而这三个月正是双坝大白萝卜的

一盏台灯，一个绣架，一根绣花针。

闫永霞纤细灵巧的双手飞针走线，上下翻动。绣针与丝线在绣布上相遇，时而纵横交织，时而纵横交错。千丝万线在她手中变幻，丝线在绣布上渐渐浓密、丰满。几个小时后，一朵娇艳的花渐渐显现出来。

这是闫永霞小时候最熟悉的场景。孩童时，她常常坐在绣架旁，看妈妈拿着针和线像变魔术一样，在净面布上绣出各种各样活灵活现的动物。

尽管闫永霞的妈妈和奶奶都喜欢刺绣，但她们都希望闫永霞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。从学校毕业后，闫永霞被分到139地质队做临时工人，跟着地质队从四川邻水搬到了重庆。

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闫永霞四处拜师学习刺绣技艺。她先后跟随国家级蜀绣大师郝淑萍、重庆蜀绣大师胡惠琴学习蜀绣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闫永霞听闻重庆有个乱针绣大师杨世华，曾在1945年跟随杨守玉教授学习乱针绣，杨世华的老伴李冰泉先生则跟随吕凤子先生学习国画。夫妇俩是刺绣界的“绝代双骄”，深受学生尊敬和爱戴。

因为蜀绣的基础，且针法细腻，在看到她作品后，2009年，闫永霞成为杨世华的关门弟子，第三代乱针绣传人。

为了有更多时间拿起针线，闫永霞毫不犹豫辞去了稳定的工作，做起了纯粹的手艺人。学习半年后，师徒二人合作绣了一幅《五牛图》，一鸣惊人，在2009年5月荣获重庆市工艺美术展览银奖。

“只要哪天不摸针线手就会痒痒，心也会很慌。”在4年的学习中，为了领悟画作画理，研究刺绣的针向走势，闫永霞常常在绣绷里一坐就是一整天。

2011年，在磁器口古镇，闫永霞有了一间自己的绣坊，她一边创作绣品，一边开班授艺，

丰收季，于是，“南菜北销”的决定在朱席武的提议下得以实施。每年的这个季节，一辆辆大货车从北方出发，到潼南将脆生生的萝卜运回。

去成渝，到北方，赴海外，蔬菜们忙得很，朱席武同样如此。

在双坝，视野之内皆蔬菜。莴笋、辣椒、西红柿、大白菜……四季更迭，双坝的绿色从不缺席，绿油油、鲜嫩嫩的菜地，一直向天边铺展而去。它是朱席武带领双坝人，用双手与大地合作，共同绘制而成的巨幅画卷，华美，恢宏磅礴。

这是一双为双坝的发展而不辍劳作的手。幸福生活靠双手创造，要创造社区的幸福生活，社区书记的双手又岂能闲着？要发展，先修路。路修好了，菜才卖得出去。

虽说修路是件好事情，但不同意的村民不少。“一碗泥巴一碗饭”嘛，土地金贵，修路占用的地可多种些菜。为此，在多次召开村社干部会、群众会、种植大户会后，朱席武化身陀螺，化身“牛皮糖”。不同意？就追着你转，就粘你身上。全村14个社，他不分昼夜，每天挨家挨户做工作，有问题？及时答复和解释。有矛盾？及时疏导和化解。跑断腿，磨破嘴，别人在地里干活他就站旁边说，别人吃饭他就坐旁边说，掰起手指拇，打比方，讲道理，便是块石头也捂热了。

思想通了，路就通了，几年时间，140多公里公路、便道、耕作道，向远方延伸而去。交通是血脉，通畅了，精气神都有了。

谈到今后的打算，朱席武说起了正在筹划中的“蔬食记”。蔬食记，一个以蔬菜为主角，以蔬菜餐饮、特色小吃、农耕体验等为经营内容的乡村旅游品牌，将在双坝打造。

劳动成就梦想，从蓝图变成现实，无捷径。正如朱席武所说，“没得啥子说的，就是一个字，干！”

干，一个字，很简单，很干脆，却深藏不可计数的心血与汗水。

阳光耀眼，我手搭凉棚，八方游人就从一个眺望的姿势里，走进了双坝，走进了碧绿的、无际无边的菜园。

翩翩起舞绣针忙

小烟

教出了200多位绣娘。

沙磁乱针绣是闫永霞把画理与绣理结合在一起，创造出来的一种刺绣艺术，是利用特殊的乱针技法制作的“针画”。作品层次感强、色彩丰富，特别是人物作品，绣工精细、灵动真实。

闫永霞绣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根据名画改绣出来的，她的绣法考究却不局限某种针法，有时用蜀绣针脚的均匀去表现细腻的纹路，有时则用乱针绣的长短不一去表现如水中泼墨的意境美。

2013年，闫永霞耗时一年多时间，绣出一幅《巴人汲水图》，绣品高300厘米、宽62厘米。她在绣这幅作品时，不单是照着画绣，还常常跑到江边体验爬坡上坎、体验挑水的感觉。“绣制过程中，挑水汉子们的神态最难把握，为此我还专门去观察了力夫这个群体很久。绣挑水汉子就用了上百种颜色的线，有的比发丝还细。”

乱针绣最重要的是手上功夫，由于针法多，手上的功夫如果不够好，毫厘之间就会缺乏韵味。如果手粗糙，在分线时，会刮伤丝线，绣出来的东西光泽度就会欠缺很多。因此，闫永霞格外注重对手的保护。做家务活时，她必须要戴橡胶手套，护手霜和营养液更是必不可少的。

她的那双手，在阳光底下，如玉石一般温润，指如葱根；一旦开始刺绣，又如蝴蝶一般翩翩起舞，非常灵动。

30多年的时间，闫永霞把儿时对刺绣的热爱，发展成自己的事业。她先后成为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、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“沙磁乱针绣”传承人。她坦言，立志传承乱针绣的人其实不多，她希望能将这门手艺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。

受闫永霞的影响，她的儿子也成为一名手艺人，拿起了绣花针。磁器口的绣坊里，多了一双男绣娘的手。

老街，铁的手

李小米

包浆浸透的狭小砖屋内，炉火发出轰鸣声，炉膛里火苗蹿动，一个铁器在炉火中烧得通红。

一个结实如铁墩的中年汉子把锻打的戛刀从火中熟练夹起，放到铁墩上，大锤不断落下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。

尔后，中年男人把锻打的戛刀放到转动砂轮机上抛光，使其光滑，瞬间火花四溅，男人成了在铁花飞舞中的人。

这个铁匠叫陈顺炳，他是老街区家喻户晓的人。

铁器发出的敲打声，在万州区五桥古朴宁静老街的巷子里，响了60多年。这家铁匠铺子里的最初响声，是陈顺炳的父亲敲打出来的，父亲从9岁那年开始在老街打铁，一直到67岁，有着58年的老铁匠生涯。

而今，这个铁匠铺子打铁的声音，成为老街的标配声，成为生长在街坊邻居们体内的“生物钟”。

在老街，陈顺炳是家家户户受欢迎的人。老街区常叫他顺娃子，街坊人家里的剪刀、菜刀、砍刀磨钝了、生锈了，上街溜达到顺娃子的铁匠铺子里回个炉锻打一下，或在砂轮机上抛光打理一下，一把刀又重生一般闪闪发亮。

街坊邻居们哪家有事，只要吩咐一声，陈顺炳也是随喊随到，忙乎着跑前跑后地张罗。老街区人，这个打铁的顺娃子啊，是大家的亲戚。听了这些话，陈顺炳发自内心的喜悦，他觉得，被街坊们需要，也是他的人生价值体现。

老街的居民樊大哥说，要是哪天没听到铁匠铺子里这叮叮当当的声音，心里就会空落起来。平时打铁时，樊大哥和几个老街居民常常守在门框边，怔怔地望着陈顺炳打铁。

铁锤声里，人一天天老去，白发在两鬓泛起，老街的光阴开始泛黄。

一件件锻打的农具，犁、耙、锄、镰、镢从铁匠铺子里启程，伴随着农人匍匐在大地上播种收割时仆仆后继的身影。一把把锻打的农具，菜刀、刨刀、铁勺、铲、瓢，走进百姓人家，伴随着人间烟火蒸腾弥漫。

陈顺炳跟随父亲打铁，是11岁那年，铁打的年月，今年有39个年头了。那年有一天，小学尚未毕业的陈顺炳来到铁匠铺子里看父亲打铁，父亲光着上身，身上斑斑点点，那是铁花扑到身体上烫伤留下的痕迹。

痊愈的父亲叹息说，跟我学打铁的徒弟，越来越少了。儿子顺口说：“爸，我来跟您学打铁。”父亲愣了愣问：“娃娃，你说的话可当真？”儿子握了握拳头说：“爸，我就喜欢跟着您打铁。”于是陈顺炳被父亲收为家传徒弟，开始了他的打铁史。

父亲一手一手地教，父子俩一锤一锤地轮番敲打，直到父亲患癌症离世那年，这家铁匠铺子里，父子俩在铁花飞扬中一直相随相伴。

父亲离世前夕，陈顺炳把一把铺子里锻打的菜刀带到父亲病床前，气息奄奄的父亲摸着锋利刀刃，喉管里发出咕噜咕噜响，如铁匠铺子里鼓动的风箱声，父亲艰难挣扎中终于说清楚了一句话：“是把好刀！”老铁匠的父亲，一直担着这祖传手艺会在儿子手里失传，但儿子的手艺最终没让父亲失望。

父亲的担心确实成了事实。工业化机械化时代的到来，让打铁这种传统手艺濒临灭绝。

这些年来，老街的人都帮忙给陈顺炳口口相传打“招徒广告”：“跟老铁匠学手艺，免费，包学会，学徒期间发工资，包伙食。”前前后后来了几个人，但干不了几天，就走了人，实在是吃不了那份苦。特别是在夏天，铁匠铺子里俨然就是一个小火炉，闷热得要人像铁一样融化。

2020年7月里的一场特大洪水，临河老街全线淹没，陈顺炳的铁匠铺子也受到了洪水袭击，铺子里的电焊机、砂轮机、焊接机在洪水浸泡中损毁严重，损失了4万多元。

洪水退去后，樊大哥和街坊邻居们帮忙清除铺子里的淤泥，忙碌了整整一天。事后，陈顺炳打算请他们吃个饭表示感谢之情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老邻居们摆摆手说，不用，不用了，谁叫我们是同一条巷子里的人呐。

半个月后，铁匠铺子里又炉火熊熊，锤声悦耳。樊大哥他们趴在门框上，炉火花映红了脸，看着陈顺炳挥舞着铁锤打铁，老街的节奏又返回来了。

去年秋天的一天晚上，陈顺炳和巷子里几个老友坐在老街河上那座百年石拱老桥上闲聊，那次我也在场。

陈顺炳说，他这一辈子，就做了打铁这门事，因为他这个打铁的手艺，上面还给他颁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证书，但这门手艺眼看后继无人了，自己感到对不起父亲，心里急啊。

我安慰他说，兄弟，你好好打你的铁，这辈子还是实实在在的活法。几个老友也劝慰陈顺炳，是的是的，你没辜负父亲传下来的这门手艺，老街区感谢你。陈顺炳把身子俯在桥身上，我听他喃喃自语道，打铁，打铁，我还是希望有个传人。

一把磨钝了的斧头、镰刀、锄头回炉再造，收费也就是七八元钱，一把锈了的菜刀拿到铺子里再次打磨，收费大多是四五元钱。陈顺炳的铁匠铺子，这些年来实行的是盐巴一样的良心价。有时，几个山里老人拿着旧农具笑眯眯地来到铁匠铺子，经过锻打后重现光芒，他们问如何收费，陈顺炳依然是那句口头禅：“你随便给点就是。”

在铁匠铺子里，我有一次看见疲倦的陈顺炳给自己点一支烟，他正跟人说话，打火机的火苗舔着他的手背了，我惊喊道，火，火！陈顺炳却丝毫没觉得疼。

我和他交往这么多年，那天才第一次打量着那双抡起铁锤千锤百炼的双手，皴裂之中满是老茧覆盖。那挂在铺子上的衣服，也到处是铁火溅过后的火孔。

这双匠人之手，锻打之中火种绵延，隔绝着喧嚣，传承着一门古老的纯粹手艺，传递着人间的温度。